龍谿王先生全集

未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序

陽明先生年譜序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于終稽其中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于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之自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于未發之中一言卽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于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于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已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

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于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愼之矢之迹以偏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於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葢嘗泛濫于辭章馳騁于才能漸漬于老釋已乃折衷于羣儒之言叅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

之中也其說雖出于孟軻氏而端緒實原于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葢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呶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葢亦難矣寖幽寖昌寖微寖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眞有得于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

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
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
溺于文詞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
也役于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
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泥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
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不虛寂也世儒之循守
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
無典要也葢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
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于此夫儒
者之學務于經世但患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

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于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于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不為空言也先師纘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始終之詳纂述為譜以俟將來其

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然亦不敢假借附會以滋臆説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于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頼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筌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瞶者之於燭跛者之于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于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

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其未得之也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胡子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亾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淂[illegible]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伏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溢發大義激昂雖倉卒遇變而慮患周悉料敵從容條畫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於紛紛之議亦獨何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雷熖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攖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爲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中見人情洶洶入請于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

寧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箇良知豈無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濠始事張樂高會詗探往來且畏師之搗其虛浹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駑馬戀棧豆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者皆謂歸師勿遏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宸濠氣焰雖盛徒恃焚刼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動煽惑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未出旬日輒返衆心沮

喪譬之卵鳥破巢其氣已墮堅守待援適以自困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而擊之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謀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獻俘閉門待命一日名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來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衆謂兵革浩穰日給不暇或以爲迂師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亾宗社安危所係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欺勿怠觸機神應乃是良知妙用

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爾已今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反係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與寧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虀粉何待今日動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眞金之遇烈燄愈煆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眞知此處格得方是眞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自經此大利害大毀譽過來

一切得喪榮辱眞如飄風之過耳奚足以動吾一念
今日雖成此事功亦不過一時良知之應迹過眼便
爲浮雲已忘之矣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
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難此
千古聖學眞血脉路吾師一生任道之苦心也戲旣
讀是書弁述所聞綴諸卷端歸之嗣子正億服膺以
爲大訓是豈惟足以祛紛紛之議千古經綸之實學
亦可以窺其微矣繼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

擊壤集序

康節先生擊壤集鳴于世久矣白沙以詩之聖屬諸

少陵而以康節爲別傳葢因其不限聲律不沿愛惡異乎少陵之工爲詩家大成也夫詩家言志而志本于學康節之學洗滌心源得諸靜養窮天地始終之變究古今治亂之原以經世爲志觀于物有以自得也于是本諸性情而發之于詩玩弄天地闔闢古今皇王帝伯之鋪張雲月風花之品題自謂名教之樂異于人世之樂況觀物之樂又有萬萬者焉死生榮辱輾轉于前曾未入乎胸中雖曰吟咏性情曾何累哉其所自得者深矣予觀晉魏唐宋諸家如阮步兵陶靖節王右丞韋蘇州黃山谷陳後山諸人述作相

望雖所養不同要皆有得于靜中冲澹和平之趣不以外物撓巳故其詩亦皆足以鳴世竊怪少陵作詩反以爲苦異乎無名公之樂而無所累又將奚取焉說者謂詩之工詩之衰也其信然乎予友荊川唐子專志靜養工于詩有意于別傳者謂康節之詩實兼二妙嘗爲書擊壤集若干首示予世或以爲奇論未之盡信也嘉靖甲子予赴宛陵之期與督學使者耿子會于陽羨索唐仁甫氏擊壤集善本授池守鍾君鋟梓以傳屬言于予道其所因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夫言心聲也詩尤言之

精也擊壤集中無非發揮先天之旨所謂別傳非耶作者不得其意漫然欲窺康節之門庭亦見其難也已

歷代史纂左編序

古今論治者唐虞而下曰夏曰商曰周三代而下曰漢曰唐曰宋二者純駁雖殊均為膺歷數之傳主持世教而天時人紀方域之故咸賴焉治必有法如方圓之於規矩平直之於準繩斷斷乎不可以無者也何也時有古今而治乘之治有因革而法紀之道則貫乎治法變通以趨乎時者也夏商周之法備於六

經漢唐宋之法備於諸史六經尚矣自漢而下紀載浩穰茫無端緒所謂汗牛塞棟雖强有力者不能徧其說而殫其義學者病焉吾友荆川子乃取歷代諸史纂其有關於治者分爲若干類間次錯陳畧加櫽括比事以聯務從簡約曰君曰將相名謀言乎總與輔也曰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纂莽亂方鎮夷狄言乎支也師儒講明治典所係尤重纂諸儒傳而經生訓詁文詞筆札次之言乎儒之餘也隱逸所以風世方技所以備物纂隱逸傳方技傳言乎以無用爲用至賾而不可惡也二氏與儒者之學所爭毫髮迭爲

爲盛衰老子沙門之紀蓋基之矣不可以異端廢也
故其尤有關於治者蒐羅綴輯聯以屬之不以爲贅
其有一行一節之奇足以爲勸亦錄而存之不以爲
瑣監版舊有紀事本末蓋纂資治通鑑而成者皆以
事繫人且止於漢唐而未及宋元是編則盡取全史
旁及諸家百代稗官野乘有斷有續界抹點竄類以
相附皆以事繫人噫可謂全矣經二十餘禩凡七易
稿而始成編初名史大紀更名史纂左編上下二千
餘年世運之興衰人才之淑慝民命之休戚地形之
險易利害不煩探索歷歷如指諸掌其用心亦良苦

哉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時之趨也荊川子是編盖求其簡而不可得而意則遠矣其第六稿好事者嘗欲以數十金購而弗與荊川子特挈以授予洎念菴子各藏其半以見平生交誼且識苦心手墨宛然何可忘也第七稿則荊川子所家藏今督撫梅林公購梓以傳於世者也予與荊川子久處山中是編每從商訂得其筆削去取之故間亦有一得之助焉故每類詮繫數語發以見例用存揚榷而王子世新左子升甫博雅好古荊川子入室同志友也梅林公開館延致委以校讎之

役編中間有訛舛與披竄未竟而文不相屬者二子悉從釐正始復爲完史云世之有志於治者得是編而考鏡焉眞如規矩準繩之在手而方圓平直有不可以勝用者矣若夫神而明之以幾於道由史而經進於三代之治則存乎人焉此固荊川子意也

精選史記漢書序

嘗聞之古文之與時文其體裁相去若甚遠而其間同異之機不能以寸要皆於虛明一竅發之非明者莫能辨也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吾有取焉爾讀者悟夫作者之意而不失其用虛稽實紆徐縱閉變化

之態時文猶古文也不得其意而徒辭之狥句句而研之字字而校之摸擬摘實如優人之學孫叔敖適足以來明者之一噱而已予友荆川子嘗讀史漢書取其體裁之精且變者數十篇批抹點裁以爲藝文之則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爲機軸而不相沿襲殆師其意者非耶子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長如老將用兵縱橫蕩恣若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則遊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寄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

絶藝也荆川子是編自謂深得班馬之髓而於漢書尤精盖所謂得其竅者也昔有關中士人嘗持所作請證於陽明先師先師謂曰某篇似繫辭某篇似周誥某篇似檀弓某篇絶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唾傴僂非不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者以其非眞老人也苟使童子飭衿肅履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竦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眞童子也嘗以語荆川子荆川深領之謂可以爲作文者之法且夫天下萬事未有不從虛明一竅中出而能得其精者也因述所聞而爲之序

其端

歐陽南野文選序

予友歐陽南野子文集行於世久矣門人督學少洲馮君慮其浩博授集于予選其尤有關於學者若干篇屬會稽陽山莊尹將梓以傳而門人宗伯石麓李君亦以所選集寄至遂參互校輯共得文若干篇釐爲四卷云序曰通天地萬物一氣耳良知氣之靈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靈氣無乎不貫是謂生生之易此千聖之學脉也我陽明先師慨世儒相沿之弊首揭斯旨以教天下將遡濂洛以達於鄒魯蓋深知學

脉之有在於是也海内同志之士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能超然自悟於言教之外者有幾良知本無知凡可以知知可以識識是知識之知而非良知也良知本無不知凡待聞而擇之從之待見而識之是聞見之知而非良知也是皆不能自信其良知疑其不足以盡天下之變而有所待於外也道本自然聖人立教皆助道法耳良知亦法也果能自悟不滯於法知卽良知之知識卽良知之識聞見卽良知之聞見原未嘗有内外之可分也南野子蚤歲卽從

先師於虔所謂見而知之者也沈粹慧敏才足以達
素爲先師所授記凡振牖淬鍊盖無所不至而其顯
體默究孳孳亹亹以繼其志亦無所不用其情予不
肖辱交於南野子三十餘年受其切劘之益最深師
門晚年宗說每舉相證未嘗不爽然稱快以爲聞所
未聞若飲醇醴盎然且溢於面所謂交相益者非耶
先師嘗謂獨知無有不良南野子每與同志論學多
詳於獨知之說好好色惡惡臭乃其應感之眞機戒
自欺以求自慊即所以爲慎獨也集中無非斯義所
謂卓然之信超然之悟盖庶幾焉儒臣得君自古爲

難昔者河汾之學不行於身而見貞觀之朝蓋房杜王魏諸賢爲之表章有以致之也先師之學不啻河汾南野子身際

明聖宣昭禮樂之化過於房杜諸賢即其所履益信儒者有用之學於師門與有光焉惜乎天不憖遺使大業不得終顯於世吾黨不能無遺恨耳讀是集者知所考鏡以信以悟反求而自得之發明此學於無窮其機有不容自已者矣

鄒東郭先生續摘稿序

嘉靖乙酉秋予偕緒山子赴冲玄之會道出睦州少

府對崖周子示予以東廓先生之集曰此第三續稿也且屬之言予惟先生之集傳於人久矣初稿刻于廣德次刻于維揚今復刻于睦州雖其前後所見不無淺深精粗之異而修詞命意一惟師說之守則先後反覆未嘗少有所變也先師之說以良知為宗良知者本性之靈誠之原而物之則也意者其幾也物者其日可見之行觸幾而應應而常寂因物而感感而常靜虛實相生有無相形不可以致詰是義也及門之士孰不聞之孰不能言之然能實致其知守而不變者蓋鮮其儔以先生之才力譽望有足自命使

其更加一說以抗之亦足以章教而鳴世而先生之心則有所不忍也夫學之不明千百年於茲世之學者沿習於意見之偏測度假借非溺於虛妄則入於支離中行既鮮法守無稽而先師首倡良知之說以一人呶呶其間寢幽寢明僅僅以有今日蓋亦艱矣所幸良知在人不容自泯苟非泥於意見先横不然之心未有聞之而不信者吾人相與一意發明宣暢而引長之猶恐告者之瀆而信者之未至况忍更加一說以滋其惑乎昔者孔子之門人各以其所見爲學而後散之四方莫相統一故傳之不能無弊求其

深信不失其宗者顏曾氏之外無聞焉是雖同爲誦法孔子而意見之私有以累之也今日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先生服膺良知之訓緣聞而修求入於悟寡欲以爲靜非爲虛也應物以爲常非爲支也教學相長以教爲學不以所得爲有餘而以習見難舍未能通微以復完本體爲不足其用心可謂勤矣譬之克家之子日勤幹蠱謹守家法惟恐有所更改廢墜以陷於不孝此正同門之所不能及學之日躋於精深而未已也常語學者曰後世講學自習染之後言之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及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

無異是自盡也或失則餒其或傲然自謂與堯舜同體而不悟嗜慾汚染之所因是自欺也或失則誣皆非所謂善學也然則先生之所自信與其所自立者有可知矣

王瑤湖文集序

儒者之學務爲經世學不足以經世非儒也吾人置世身於天地之閒本不容以退托其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固儒者經世事也然此非可以虛氣承當空言領略要必實有其事矣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

之命爲命今吾人之心與所謂命者果何物哉道喪千載絶學悠悠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睽分渙裂漠然不相聯屬噫敝也久矣自陽明夫子倡道東南首揭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天下之人皆知此心之靈貫徹天地而生民之痾癢疾痛始與吾人休戚一體相關爲之維持撫摩以求盡其心而致其命者始炯然不容於自已所謂生生之仁也夫良知在人聖愚未嘗不同然而有能有不能者利害毀譽有以蔽之也吾人誠有意於經世豈忍一日悠悠甘於退托漠然視之而已也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生

生之機自不容已一切毀譽利害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以求盡吾一體之實事隨其力之所及在家仁家在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所謂格物致知儒者有用之實學也豫章瑤湖王君其殆庶幾乎君與吾黨同事夫子而承良知之教從事於斯專志不貳居官居家隨處發明此意求所以自立其官於泰也以州里之休戚爲已任其官於浙也以師門之休戚爲已任一以爲慈父一以爲幹子一切以身狥之不以毀譽利害惕乎其中其退而家居孜孜求友以斆學相長後進多賴之時出赴同志之會以求交修之益晚年

築室靜養益務遯密凡毀譽利害之來不惟無所惕且將資之以為助即其呂可見之行庶幾所謂無忝於所學者非耶嘉靖乙丑春予赴吊念菴子與諸友會於洪都厥子緝錄君遺文一編示予予展而讀之多與同志問答觀法切劘之說及詠歌酬應之詞與夫當官興革宜民之疏雖不屑屑以文名家要皆以眞志發之以求不悖於師說非苟然者觀其請質於師有曰斯道廣大無少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但反觀於內猶未是夭壽不貳根基毀譽利害之間未能脫然師手書答曰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

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食齏一七巳知鼎味生平所得不可槩見巳乎因弁數語於冊授而歸之夫吾人既有見於良知立心立命以繼絶學之傳豈分外事耶讀是編者能逆志以究其所學亦將有炯然不容自已者矣

雲塢山人集序

珠川子銳志詞章之學有年既臯然富且工矣一日聞陽明先師良知之說怳然若有見憮然嘆曰斯其根本之學也乎吾之所習特枝葉爾巳間以其說發爲文詞則衆譁然非而笑之此道學頭巾語也習之

奚爲珠川子亦牽於舊習未能舍其於良知之說又不忍棄也二者往來於中久未能决今年秋予赴冲玄之會過信江珠川子出雲塢山人集示予予讀之則前之所謂富且工者是已及詢所謂道學頭巾語則曰舊曾有常州集因人之笑弗欲以見也予曰有是哉子於此既不能舍於彼又不忍棄也則如之何夫欲之燕則北其轅而已欲之越則南其轅而已既欲之燕又欲之越是惑也轅將安適哉珠川子曰吾亦病夫志之勿立耳是以不能進於是也子何以輔吾志予曰可哉夫君子之學莫先辨志未有志於根

本而不達於枝葉者也亦未有徒志於枝葉而能得其根本者也今所謂良知之學者夫亦通其說而已未嘗實致其良知也名爲根本而實未嘗忘於枝葉也子而果欲實致其良知非徒通其說而已則當自其一念靈明者專志而求之弗憚於非笑弗眩於多岐必也忘世情忘嗜慾并其詞章之念而忘之而後道可幾耳良知者天地萬物之靈也子而果能實致其良知範圍曲成將於是乎賴而況於文詞之藝乎哉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語知至也昔有求工畫者不在乎吮筆含墨而在於解衣磅礴以坐之人惟

能志於盡而後盡始工耳今何異於是世之所謂頭巾者皆泥於良知之迹而未得其精滯而未化者也先師之集傳於人久矣子試取而讀之果有頭巾氣否乎然則子之惑可以解矣苟欲致知而務文詞之工是猶以隋珠而彈雀亦末也已是集凡若干卷諸體裒然咸備子既已志於根本亦將以爲枝葉而忘之矣不然是固詞章之雄也而可少乎因書以畀之且以徵子辨志之學

國琛集叙

國琛集者予同年一菴唐子所紀開國以來人才之

盛集之以爲世寶者也集凡四科盖取魯論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義不以時不以類不以品小大偏全錯而陳之各擅其所美其要主於發明此學以蓄德而廣才固非病於方人也夫學心學也人心之靈變動周流寂而能感未嘗不通也虛而能照未嘗不明也此千聖以來相傳之寶藏人人之所同有惟蔽於私而始失之學也者學去其蔽而已矣非有加也何也夫心之通明謂之聖聖人者生而知之學之的也君子以修言善人以質言有恒以基言皆學而知之者也而惟有恒則可以進於善人君子而入於聖小

者大偏者全唐子所謂斯四科者不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弗取也隆殺賓主之義存乎本述願學之意存乎注脚譬草蛇灰線而生氣行乎其間在明眼者取而觀之此紀集之本意也粵自明興以來學術漸著肇於薛敬軒沿於吳康齋胡敬齋而闡於陳白沙敬軒以行修康齋以悟入敬齋祖薛而得證於吳白沙宗吳而尤主於自得學將有所歸矣延綿衍溢至於陽明夫子首提良知之旨示之學的而後燦然大明國將興必有兆以開其先蓋徵之也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機不以意測不以識求

以此畜德則德日新以此廣業則業日富轉移人心之要綱維治化之原學之大全也夫自良知之說傳流海內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唐子欲以討眞心爲剌贊眞心孰從而討之夫眞心者言乎有恒之心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吾人果能持其有恒之心究夫虛寂流行之機以求其所入而不以意識參乎其間聖學庶有賴也已若曰執權衡以較輕重而以方人病之淺淺乎知唐子矣茫茫太虛孤懸一揭其誰幸以助予此唐子苦心也故叙而終焉

山陰縣聚田平賦歲討序

治邑猶治家邑之有宰猶家之有主也治家以力田爲本治邑以民事爲本事莫先於經界覈田平賦以制其用經界之事也如理一家之政稽其爲田幾何爲賦幾何量其經費之用幾何既立爲恒産矣家之先有善法可仍者從而守之家之四隣有善法可因者從而謚之或飭其所已廢或增其所未備求其有益於家政而已是非舍已利物篤於一體之念能若是乎予於方湖楊侯重有感焉侯以進士文學起家出宰吾邑二年於茲褆身範物善政日加於民宏才遠識百廢就興而其所纉田賦歲計之法審度精計

公好惡之施明利害之原求其有利於民而不必出
於已尤足以見仁人之用心可以垂之永久而勿替
所謂其事雖迹其功有倍於作者非歟侯欲鋟梓以
傳將來屬予爲之記記曰古之善制田賦者必因土
之瘠沃田之高下以定其田賦之重輕田制不明則
賦法不公二者無紀而能使國用之裕民生之厚不
至於交受其病者世無是理也考之禹貢土辨五色
田別三錯賦因三等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
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與夫定民地而登民賦之
制上之所以取乎下下之所以供乎上一是皆以田

賦爲則而制用之法所由出焉是非治邑之要務也
哉揚州之田下上上錯山陰屬揚州分野田賦之制
漢以前無可攷自馬臻開鑑湖而利始興所謂三百
里之湖灌九千頃之田是也唐宋以來興廢不常利
害亦異裁成補緝隨時以爲益損要不失古人立法
之意而已　國初建制沿唐宋之舊上稽虞周田賦
皆有定額原田六千五頃三百六十畝有奇原米八
萬二千七百石有奇制有官民田有肥瘠兼之湖職
學站免附新漲開墾名數厖雜通計一百一十六則
則因田而立賦因則而定徭役里甲之需皆視此以

爲準當是時厲禁甚嚴人不敢犯其法未嘗不善也歷界以來法久禁弛奸詭日生那移欺隱脫漏飛灑之弊殆且百端或以官爲民或以重作輕且貧者利重價而摘糧賣田富者利輕稅而扣糧買田賄通里書盡去其籍加以年久遂至無挨田糧數多屢經清査抵補尚剩無挨田四千九百一十餘畝米一千四百八十餘石始累小民空賠終貽里遞包賠此積弊之甚者也前宰豐里何侯瑭目擊斯弊協謀於前守梅侯守德二守潘侯梅請於監司銳意清量嚴責委詳檢覈有圖以紀其繁有冊以稽其實不惟埋沒無

糧之田無從而隱而開墾新漲之田亦有可稽乃定爲四鄉則例上爲湖田次爲中鄉山田次爲江北田又次爲天樂田凡無挨之米與官餘重糧皆攤入於四鄉之中畝數則增額而有加米數則通融而無改百餘年影射⿰貝皮賠之害一旦滌除前令葉侯可成復印給由帖以便輸納此所謂家有善法之可守者也舊制上之取於民者五年徭役五年里甲十年之内兩次徵納餘皆飽食安生足跡可以不至縣庭期會約而徵輸省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歷界以來上之取若日繁且亟每歲稅糧本色折色隨徵水馬等

銀通計三萬六千餘兩條項既多不得不各立收頭以司輸納一遇僉定之時積年包攬之徒多方幹當得銀入手則恣爲靡費慮上追查則巧爲掩那以一科十將無作有愚民無知甘受其害此尤積弊之甚者也近餘姚縣鄧侯林喬議處一條鞭法各折馬價等銀攢爲一起在收則爲總在解則爲分官不厭於比併之煩民亦樂於輸納之便此所謂四鄰有善法可因者也侯於何所更定者既守以畫一之法鄧所議行者既示以樂取之公不但已也復慮法久弊生漸成廢弛勤咨詢覈版籍定疆土以致屢省之成咨

詢徧則人無遁情版籍明則上有定輸規畫精密動
中肯綮是皆飭其漸廢幹蠱之義也又念收頭雖革
輸納之事當有所屬乃擇糧長分花各置木櫃及號
簿號票曲盡收貯之法且各鄉田畝俱照原派該米
幾何該銀幾何印給由帖與民共知縱使五尺之童
據由輸納人亦莫得而欺其歲計里甲徭役二項亦
議以一條鞭法革運頭之弊處輸委之資與稅糧分
爲三段循序徵收亦用一緩二之遺意是皆增其所
未備勑法之道也審於述作慎於沿革國用裕而民
生厚處官事如家事視民猶子而無復人已之分侯

眞仁人之用心也哉是可以爲法矣侯復議處興革事宜防患守要振風規肅吏治嚴法紀濟時艱與地方同其利害生民均其休戚猶治家之主旣立有恒產復爲貞度張維以垂久大之業此尤設險飾責之意也侯明於易理故以是終焉

晴川楊公生祠錄後序

先師之宰廬陵也惠愛淪浹絃誦滿城人儼然以宓子言游視之謂守令治法中殆無復餘理及在南贛握兵符治劇寇巳而值藩變當其衝其所指畫固亦不能外戎馬韜鈐以臨之而方寸之間一念入微藏

於九地動於九天固自別有一種將略在建牙鳴鼓
不事聲色而得之故其效也從容暇豫若游刃於全
牛之軀而不専事於斧斤故先師嘗語人曰至此愈
見學問得力處噫盖自宰牧盧陵以來駸駸於兩字
之效也今司馬楊公舊守吾越盖嘗以學道愛人爲
事者故人亦愛公至於今不忘而公固以守擢兵憲
去未幾而開府鎮薊遼茲且奉　召入本兵理戎政
天子倚毗方篤而公功名日隆於在郡時此不亦從
學道愛人不已其功若先師在盧陵南贛時之勉勉
而能然耶願公之益勗之也越人舊德公碑而表之

以爲未稱茲復相與祠公祠成而撰述者盈褎屬予序諸末篇故予即以公所嘗致力者爲公告以致愛助之萬一云

起俗膚言後序

君子之行其政也其必由學乎學也者以萬物爲體者也是故君子之治也視天下猶一家也視天下之人猶一人之身也視天下之心猶一心也譬諸木之千枝萬葉而一本也水之千流萬派而一源也是謂一視之仁三代之時其學明故政一而化溥舉之有宗達之有機凡布諸經綸宣諸令甲者無非因民之

生順民之性防民之邪以行吾一體之實學非有所求而媚之也非有所強而馳之也自盡而已矣逮德下衰仁義寖息世之言治者紛紛於禁令威嚴之末以防民而不復知有一體之治及民之不率於教也則漫諉之曰是不可化也已政日擾形日煩而治日遠嗚呼何忍視斯民之不能三代也吾侯雙栢子之治吾越慨習俗之未同而病於漓也謂三代以上宗法明而治三代以下宗法亡而亂乃一旦以追古之意作爲膚言以啓訓之其大旨在於明宗爲要科條數十繩引珠聯以盡其變而卒歸於姓性之同其殆

舉之而得其宗達之而不失其機者乎嗚呼可謂仁矣侯之言曰天下一大家也姓身之生生不息也性心之生生不息也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其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使人人各歸其宗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我無與焉其爲教也微其止邪也豫譬之木培其根水濬其源而枝分派別自中於理也雖然侯嘗聞教於陽明夫子矣夫子之學以親民爲宗一體之謂也侯之職在親民而越爲夫子之鄉是以夫子之教教其鄉人也是豈惟斯世治亂之所係將吾道絶續之幾重有賴焉不肖辱在夫子之

門於侯爲同志知侯爲最深樂侯之治之有興也舉侯所得於一體之學者爲侯終誦之嗚呼吾越吾民其尚思所以廼侯之教也哉

太平杜氏重修家譜序

萬曆丁丑夏予赴宣歙之會道出太平九龍山杜生質偕諸叔姪子弟咸赴講下出其所藏譜牒乞予一言弁首以詔後人按譜杜氏受姓出於陶唐係籍西安牧之公初判宣州繼刺池州慕長林之勝以其子荀鶴出繼族人杜筠公爲嗣荀鶴公遂爲長林始遷之祖歷七世希素公遷居太邑之箬嶺又五世廣東

廉訪司副使國賢公始事修譜數百年世系得有考證又百餘年成化間十五世孫杜佳生嗣修之殆今將百年杜子質輩謀於族人復嗣修之今所存譜牒是也夫國有史家有乘乘者史之流也按凡例修國史者必知春秋之義然後可以明王道而正國體修家乘者亦當知春秋之義然後可以明人倫而正風俗可謂得其意矣予謂欲明春秋之義莫先於辨是非究明一體之學良知者是非之公自聖以至於塗人皆所同具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良知者天地之靈氣原與萬物同體手足痿痺則爲不仁靈氣有所不

貫也有人於此以縣寓爲家以昊天爲祖以四海爲
兄弟以萬物芸芸爲同體誰曰不可故同之則楚越
一家以其心之同也異之則肝膽易處以其心之異
也今夫聚族而居父子伯叔兄弟咸在出入則同吉
凶慶弔則同序事則同堂會食則同席由是而反其
所自始一體相授儼然如將見之以其譜之存也古
者敦睦以合族君子難之夫合族之難非合之難也
以身範族之難也非身範之難也能以族範身之難
也故勇可以奪三軍而不可以加九族力可以抗萬
乘而不可以藐周親顧躬行何如耳子也旣明一體

之義以身爲範不患出之無本一人倡之衆皆從而和之使伯叔兄弟共明一體之學以其所範槩於子之身一體相承繩繩不絕人倫將自此而可明風俗將自此而可正合并爲公以實行將之不徒科條粉飾之具始足稱爲善俗耳予故樂而道之

太平縣杜氏族約序

予讀涇陽杜氏族約而知教家之有道也教家本於修身心者修身之本也抱六尺之軀而不知此心爲何物醉生夢死去禽獸不遠矣故首之以識本心身之所施必先於家故次之以厚倫理倫理明然後有

禮故次之以端禮教禮義生於衣食足故次之以勤本業然必儉而後財用聚故次之以禁奢靡財聚必有爭故次之以息爭訟爭訟不止必窮窮思盜故次之以弭盜賊弭盜必有其源故次之以置義倉而條約具矣欲行此約而無會以聯屬人心則渙而無統故以崇會規終焉爲父兄者以此爲教則爲賢父兄爲子弟者以此爲學則爲賢子弟欲父兄子弟之賢必本於講學始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凡所立之約自能謹守不失而無矯強不終之患昔人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能考

於顯而不能防於隱能強於暫而不能持於久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杜氏勉之

書貞俗卷序

萬曆丁丑秋予赴陽羨之會與諸友論學言及於風俗會中有舉吳母守節事爲言者予曰何如曰吳陽羨閩姓禮族也吳母屠氏夫名駉及笄歸於吳年二十六而夫亡無所出諸外氏憐其無依苦節未易貞也勸之醮母毅然拒之泣曰天乎吾婦人惟知從一而終不知其他也若等必欲以此溷我有死而巳諸

外氏信其志不可奪不復強母益以節自誓縞素屏居一室絕不聞閫外事時夫之伯仲氏皆未有出或勸之越序立愛母寧虛以待愛非所擇也十年而仲氏生子達可倫序應立母始解顏曰吾夫有後矣甫彌月即舉而襁抱之拊摩提携辛苦備嘗人若以為不堪母安焉一無所感卒使其子行操業修底於有成母訓育之恩也久之冰霜之操著於宗黨聞於有司年五十直指使者如制具疏以請

天子俞允旌表其閭人皆以為榮母曰吾婦人惟知表此心以待盡他非吾意也今老矣所守益堅此俗

之懿行也予聞之憮然曰若母者惟率其天性之自然終始操持無所爲而爲可以徵學矣自聖學不明世之儒者以學在讀書學在效先覺之所爲未免依藉見聞彷循格套不能自信其心自然之機遂鬱而不暢弊也久矣母惟率性而行一毫無所依彷於外不以榮戚異其情故曰可以徵學矣母性純儉珠玉綺繡一不喜御惟工於織紝晨夕率諸婢治絲枲夜分始卽安無間寒暑達可君懼其勞苦跪請沮之母曰吾豈迫於饑寒不知自逸者哉顧人情勞則善心生逸則非僻之念易入故寓意於此亦將以此教於

家人所謂樂此不爲疲也婦人之情易溺於所親必
陰厚其母家至於無所出其情尤甚母於外氏一裁
之以義少所假借母生平寡嗜好故少疾病雖有幾
微亦鮮醫藥尤不惑於巫禱曰醫與巫皆俗情也吾
爲未亡人即死得從先人於地下足矣此尤達人之
所難也達可君以進士起家來令會稽政暇過予而
論學請問師門良知之旨予曰惟信其心以循天則
不爲見聞格套之所雜不爲榮戚之所變不爲俗情
之所移是爲眞致其良知不學之學暗合於道者也
夫風俗者教化之基節義者風俗之兆子之從政求

諸家庭有餘師矣君復問貞節與貞烈孰優予曰此皆出於心之所安非可以優劣論也或赴之以慷慨或就之以從容不爲難易之殊耳因出仲山子貞俗圖卷屬予一言弁首以永其傳爲之序而歸之

督撫經略序

予讀司馬克齋李公督撫經略䟽而知儒者有用之學也學匪適用謂之腐儒樸樕沾滯褊瑣拘陋僅僅不敢越尺寸奚補於世然使用而不由於學揮霍震捽出之無本雖鴻猷碩譽鍧耀一時譬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扶疎衍溢槁涸可立而待君子弗貴也知

此始可以議古人經綸之業矣公少負奇氣英睿倜儻不泥於習及與聞良知之教有志聖學入仕以來務爲建立翼宣禮樂慨然以經綸爲巳任而才足以達之直道而行致忤權宰廻翔州郡藩臬者殆十餘年始遷爲御史中丞未幾北虜入寇京輔戒嚴甫趨命召旋復忌阻退而家食者復十有餘年究心玄理所蓄益厚盖天有以玉之成也先自嘉靖三十四五六年間島夷屢入爲寇縱横淮甸之墟大賈巨室焚刼殆盡雖屢遣大臣提兵出擊迄無成功邇者廷臣會薦

聖心簡在特起公而任之授以分閫專征之責開府維揚當是時承衰踵敝百務草創兵非素練糗非夙儲加之歲旱艱食殭殍遍野公以一人之身勞心殫力料理其間人情狃於便逸初若操切久始習而安之夫島夷倡亂內寇爲之應民不聊生將驅而從亂非計也公旣募兵選士嚴什伍除戎器稽餱糧分屯列柵示以威武而尤汲汲以救賑撫綏爲首務盖輯內正所以攘外而慮深矣嘉靖巳未倭夷大舉聯艘分道而入東南震恐且當漕運　陵寢畿輔之衝大計所關爲慮尤重後復有三沙逸賊奔突而進乘機

合勢尤爲猖獗衆方洶洶公指畫分布應而不擾盖
籌之熟矣自夏及秋僅四閲月寇前後至者動以萬
計公之禦之也料敵出奇勝筭若神百日之間前後
十餘捷盖賊之始由海門而入與之决戰通泰間則
有丁堰馬邏曹庄諸捷而瓜儀可無焚刼之警及其
東奔則有姚蕩廟灣張庄西亭諸捷而鳳泗可無衝
突之患三沙之賊北渡由金沙而奔也則有仲家庄
鍋團劉家庄草堰茅巷墩諸捷而畿甸可無驚擾之
虞瓜儀無警則餉舸安流鳳泗無患則　諸陵鞏奠
畿甸無虞則鎻鑰愼固斯皆討之大者卒至妖氛蕩

掃江淮廓清休養安葺民有寧宇至於今賴之故曰公籌之熟矣往年冦至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卒未有能挫其鋒者今賊狃於屢勝之驕肆行深入其數十倍於曩時而戎兵之額非有加於舊乃能起破傷之旅當方張之冦而成轉戰之功昔之人提兵而不能禦者今一麾而盡殪之非兵有勇怯迺爲將之制巧拙異也人皆驚謂不圖儒者爲將作用一至於此不知公盖有本以出之非可以幸而致也嘗謂古人經綸之業本於至誠淵淵浩浩一毫機智技能無所倚而然故曰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其孰能

之此良知妙用千聖之學脉也公之成功果能盡出於是與否殆未可知要之志定而才裕蓄厚而發深培根濬源枝泒暢達雖未屑屑求合於古人經綸之素未爲無所酬矣昔者夫子導諸子之言志於季路則哂之於曾晳則嘆而與之是豈有遠於恒情也哉季路得國而治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可使有勇而知方固非托諸空言者也較諸履素樂常浴沂風詠堯舜之氣象大小則有間矣無用之用其用始神無功之功其功始大非易易然也說者謂堯舜事業如浮雲過目公之學果進於是已乎其視徃業特一時應

迹耳固未嘗以此爲極則事而區區與公百年心期亦在彼而不在此也

三錫篇贈宮保梅林胡公

嘉靖庚申春宮保制帥梅林胡公以平倭偉績受天子明命署以青宮之銜錫以圜玉蔭以錦衣寵至渥也凡在交承之下者咸旅進於庭所以頌公之德表公之功彰公之寵殆將無所不用其情矣予復何言哉竊惟居德者忌居功者怠居寵者危古人所深戒也爰述三錫篇以爲萬一之助嘗讀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

三錫命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公以師中之
德荷三錫之命則旣以承天之寵矣勞而能謙乃克
有終固公所以自盡期以圖報於將來者也夫虧盈
流變福害好惡之應天地鬼神於盈謙之戒昭昭矣
禹爲大將出師以討蕞爾逆命之苗宜無所不可而
伯益矢謨至有滿損謙益之戒禹又從而拜受之蓋
深知夫天道之不可違也今夫祿位名壽皆天之所
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自奉其身者也大德之人必
得若執左劵以索寄然者是非有心於得之也舜之
大德量如太虛未嘗有一毫外慕之心其視祿位名

壽之加於其身與去於其身如萬象交變出沒於太虛之中神奇臭腐無所揀擇亦無所增減故飯糗終身袗衣固有太虛之體固如是也吾人德不如舜量不如太虛未能忘乎外慕之心而於外物之奉身者乃欲屑屑焉求備以自蹈於盈與滿之戒亦見其惑也已夫角與而齒鈌翼附而足虧在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歷觀三代以後之大臣善處成功之際而能保命以終吉者有幾祿盛者或晦於名位尊者或劣於亂名高者或嗇於壽而壽永者或儉於祿豈惟德之不逮於古固亦氣化之漸薄夫人秉之自不容於求

備也與奪翕張或哀或益大化默司其柄吾人終身浮沈於大化之中特不能以自覺耳公自巡察而轉中丞提督未幾而轉司馬總制人言籍甚忌且謗者紛紛未已今日之事公於科第才望勲名三者皆足以自致通顯但一旦驟遷同儕盡屈其下心不能以盡平況乎權位重而責愈備經費浩而迹愈疑以一人之情擅六七省之刑賞而德怨易至於横生以一人之力答千萬人之祈望而恩澤每病於難溥夫以不平之心加之以求全之意則夫忌嫉疑謗之來固宜有所不免而亦非人之所能趨避也公自任事數

年於茲經理浩穰心殫力竭雖屢獲奇功而亦屢蹈危機自古豪傑當大任成大功者未有不從憂患中得之惟公心慈量宏生平以厚自處未嘗有眚物害人之心履信思順鬼神實相之故每遇凶而獲吉因敗以爲功公誠福人也哉方

新命未下之時當事者尚有屯賞之議及旣下人情亦有靳於使相之疑公皆不得而與也公之處此惟當兢兢自反自艾益修厥德鑒於易書之戒審於氣化之徵揆諸成功處功之跡謙抑貶損中心歉然如不能勝非惟不當有榮觀之萌而齋不當有求益之

望始足以答人言而回天命所謂君子有終而吉也公天性本來近道內夷城府外弛邊幅雖處兵革紛冗之中亦未嘗廢學居常油然情雖暢而不綴臨變惕若志雖鬱而不撓度能容衆似混而辨機能料敵似顯而藏至於忙中批答醉中應酬即倉遽憒擾之餘可以覆覈什百未嘗遺一非其主宰凝定而條畫分明未易以涉斯境也公自謂學問未能入細不欲吾儕以精微之說瀆之此尤見公得其大處先師有云學貴有序先須理會大略然後精微可得而盡如孔明讀書先觀大旨未為無見不然反易溺於瑣碎

非善學者也然則公殆所謂善學者非耶雖然精微則烏可以不盡舜之德同於太虛而無累於外物者以其能察於危微而致其精一之功也微者聖學之宗不雜於人心之謂精純乎道心之謂一精一而後能致虛致虛而後能忘累故曰舜有天下而不與言有而不居也公之學果能進於是亦將與舜爲徒而三命之寵與諸福之物亦將申錫於無疆矣走也知公最深故望公彌切區區漫述固亦儆戒之意期以襄德於有終也公亦將有以受我否耶

賀中丞新源江公武功告成序

儒者之學以經世為用而其實以無欲為本無欲者
無我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莫非我也惠愛節宣翕
張與奪設誘用間乘機度變直而養之曲而成之無
非盡吾一體之實譬之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隨物
付形而我無與焉學者牿於有我不知無欲之為本
襲取妄作與物為鬬殆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
居夷處困超悟絕學倡言於羣喙之中發明良知之
旨以覺天下而儒者之用益顯良知者仁體也以其
愛無不周而惻然不容已也謂之仁以其端有所發
而炯然不容昧也謂之知天之所以與我而與天地

萬物同具而無不足者也吾惟實從事於致知充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量使惻然者有以公其愛而炯然者有以擴其端則其靜定虛靈之中固已與天地萬物相為流通貫徹包并無餘真機感應漠然不知誰為之者有所利之以足其生非以為庸也有所拂之以節其淫非以為病也有所殺之以去其害非以為殘也神其機變不測以為用非以為詐也誘之反覆以歸於正非以為誣也仁覆天下而靜定者未嘗動知周萬物而靈虛者未嘗遷易曰旁行而不流旁行者知之變不流者仁之守儒者之能事也予於新源

公若有以起予者公以進士起家志於聖學忠信坦蕩不事城府敭歷中外二十餘年譽聞四達向蒞吾浙左轄以不肖爲有聞每公餘過予談學虛心相酬交修之益爲多及膺南贑之命予謂曰南贑爲先師過化之地遺風尚存公信其學履其位行其政建置緝熙端緒可尋當不容於自諉也公唯唯始下車訪求往烈振而新之以政爲學以無欲爲基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已任文教敷浹德威並著士民畏而懷之尤注意經略用戒不虞訓練日精兵益強而慮益審南贑地界諸賊巢先師疏請得假便宜橫水桶岡浰

頭以次削平或剿或撫建官設縣屯兵立堡漸爲良民惟黃鄉葉滿恃險負固勢未易破時有調征之功姑從撫例亦惟羈縻而已今四五十年及滿之孫葉楷等梗化尤甚時出没驚擾未有能除之者公首爲圖謀招集其子姓及左右之子弟置之先師祠中與諸生雜處共業相觀以摩興起其禮義向往之心又遣人諭以大義離間其左右以破其腹心今年七月間遂倡舉立縣爲久安之計而葉楷等惡其不便於巳即聚衆稱叛盖不知左右之心巳離彼而就我公下方尺之檄遣贛州大營羊角水營官兵刻期並進

又調潮之廣兵汀之福兵以佐其勢令其黨與反戈自贖自九月十五至二十二日遂致剿滅首尾方七日平除數十年未了之巨寇人徒知成功之易而不知運謀决策已非一日所謂廟筭勝者此也非有得於一體之義眞能廓然無我者能若是乎噫公可謂不負其所學者矣公學得其要一切經世之略取裁於一念故動中機竅迄於有成邇者西北虜情叵測尚懷隱憂行且內召屹爲保障大業日遠此特爲之兆耳書此以爲左券

贈憲伯太谷朱使君平寇序

古語云君子之學以至道治身以其餘治天下國家此未見性之言也性也者心之生理所謂仁也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國家莫非我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而其精蘊見於大學一書曰明德親民明德所以治身立吾一體之體也親民所以治天下國家達吾一體之用也故曰物有本末正指身與國家天下而言物一也而有本末之分必修身以立本可以爲法於家而家可齊父子兄弟不足法身不可得而修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而國可治四國不正儀不可得而一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表正萬邦而天

下可平天下不歸身不可得而正也無内外無精粗
是爲大人之學若以身屬至道以家國天下屬之緒
餘精神所注固已視萬物爲異已未免有内外精粗
之分兩岐則不貫不貫則不攝非一體之謂也夫利
物酬世以其所及一命之士苟足以稱其心號爲有
濟而況極於天下國家滿其萬物一體之量殫精竭
神以濟之猶懼不給而云以其餘焉謂之何哉此義
不明於世久矣我陽明先師始倡而明之良知者心
之靈氣萬物一體之根遇親自知孝遇長自知悌遇
赤子入井自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知觳觫肯綮低

昂感觸神應無非全吾一體之用手足痿痺則謂之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惟其視萬物一體故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一體之心始盡視世之梗化倡亂之徒猶家之有逆子身之有疾疢也必懲其逆除其疢而後身家始安故曰利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一體之仁自不容已也以予觀於太谷朱使君有足徵矣使君以名進士起家敭歷中外乃者分憲江右董治南贛兵事化行敎達吏民畏而懷之惟黃鄉葉楷恃險負力猖獗為亂行刼遠邇四境驚擾不寧使君定謀設策默為訓練

不露分毫聲色而事已戒嚴不十日渠魁就戮大功告成非明於一體之義以全力勝之能若是乎向所云殺而不怨利而不庸使君有焉使君舊董河北兵事撫安苗洞德威所著已非一日非幸而有成者故并及之夫南贛爲先師過化之地流風尚存使君果有意於此學友諸一念深究而力踐之聖功可以立躋茲特爲之兆耳使君勉乎哉

賀郭將軍平寇序

萬曆乙亥黃鄉葉楷因軍門議立縣治謀爲叛將軍以計剿平之予兒應斌承乏水營屬在幕下驅馳行

陣與有微勞遣人馳報予曰黃鄉舊有兵三百在贛營屬叅府團練叅府撫之人人布以腹心盖得以策中之隱微一旦舉兵奮身先進即命黃鄉之兵自隨而大兵繼之人多疑畏勸弗輕進叅府曰予籌之熟矣既得其腹心方將用此成功何至自疑若此是非篤於自信洸毅忠勇不惑於利害能若是乎此不世出之功願大人一言以為賀予曰然哉或者曰兵攻亂者也軍旅之事不入於國剸割之用不主於慈將軍儒雅粹然無遽卒揮奮之容平居恂恂若不出口今一旦成此大功然則將之為用固有不同者歟予

曰信若是則不穿札之射不能締石城之勳而板輿猥弱不能競淮堤之略夫將者道亦多術矣嘵嘵之鳴不繼於聲皎皎之明不燭於晴今天下之心掉奮張厲不實於用者古今所敗不可一而言也故按劒揕几指髮瞋目而語難者匹夫之勇也驟纓據鞍挾矛決機於兩陣者一旅之材也三軍之命懸於一人變化之交定於呼吸自非精神內專而籌略深沈未有能篤於自信決必勝之策者也藏之欲有所用迎之欲有所入故曰鷙鳥將擊斂翼卑飛猛獸將搏弭耳馴服夫豈以翹翹者爲勇而炯炯者爲名哉吾見

既荷將軍一體之愛有通家之誼非無交之求也故不辭而爲之序抑予尚有所請古今稱儒將者曰諸葛武侯學以廣才靜以成學靜之一言入道之基世人不能入道惟躁妄侈泰之爲患其曰非寧靜無以致遠非澹泊無以明志此對病之藥也將軍勉乎哉

中山晚稿序

中山呂翁隱居台剡之間自幼讀書見道不求進取每載卷攜觴榼出遊石梁桐栢鴈宕之勝晚年遷居築一書樓闢圃鑿池於居後閉戶自適足跡不履城市凡邑侯雅重其名訪之於隱居必留飲飲必盡醉

濵行卽執客裾曰山人踪跡素不入公署報禮請卽此拜謝邑侯以此益重之郡憲仰峰周公嘗署邑篆不謁鄉之學士大夫而首拜翁翁留飲竟日其辭郡憲公如邑侯郡憲公索詩文隱翁出示近作一卷郡憲公以巡院檄回府攜其稿以行乃爲刻之以翁前有爲太府公所刻稿因名之曰晚稿予素不甚解詩而此帙篇首有元聲之說倘所謂見道之言非耶而翁好修自適之情郡憲公好文樂道之雅具見之矣

贈南山黃君歸休序

世有沾沾挾策猥云經史之儒而中無特操甚或竊

餖飣以媒青紫及踐膴華輒乾沒於銖兩舉生平而弁髦之謂經術何卒使士人以此相詆訾恥吾儒之無當於實用而却走不前矣夫其人之不敢步趾儒也豈誠儒足恥哉亦謂心不純夫儒耳乃若跡與射羸牟息者伍而其心皭然不淄於出入不悖於人倫若南山黃君斯非赤幟夫儒林者耶黃自晉太守公居新安世業儒君少業之試於衡文者弗售輒去而行遊江淮間已謂吾越饒風致得長卧其中足矣遂留憇與予爲居停主君雖用刀布起不操利權聽收責者握筭未嘗責奇羨即負之不大較辭貌整雅時

挾書出遊縉紳學士遇之輒詫曰黃君儒耶何恂恂若爾暇則息緣瞑目默坐澄心雅好釋典嘗聞法施財施之說擊節稱善曰此吾志哉用是仗義周貧雖傾床頭阿堵弗惜也至若鼻祖遠軒公高祖士清公丘壟荒没將爲勢豪漁獵君更新祖墓費且不訾伯仲兄早世君撫姪猶子俾各有成立其他捐金築邑城應採木役無論已且好賢一念尤禀自性天以故埾湴向義聲籍籍江左長者之車塡溢閭巷君於子臣弟友之道庶幾哉其無愧矣聞予習先師文成公之旨時與予相過從間摘一二語叩之輒若能見解

者惜相遇晚又惓惓以收族爲念捐其貲重訂黃氏世系考謁四方之名筆潤焉居常以經史課子弟曰若輩毋以賈故廢世業也若黃君者寧可與射羸牟息者利耶噫嘻此誠僞之辨也昔有儒而隱於屠者漁者耕牧者要其質行較然與古爲徒其骨迄於今不朽黃君盖辨此矣慕義植倫咸儒者之實蹈也然則君之托跡稱貿安知不猶夫屠耶漁耶耕牧耶彼沾沾以儒自名媒青紫而乾沒銖兩者黃君且臣虜之矣計今柬裝歸新安是將併融其賈之跡後有傳黃君者卽謂其以儒終始焉可也

十三卷終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繡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序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昔者孔門言志由求赤志在得國而治斷斷於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然經世之術約

有二端有主於事者有主于道者主於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於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爲主出者爲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小大故有無之迹乘之見之小者泥於有見之大者超於無斯固點之所以爲狂而異於三子者之撰也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奔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眞工畫者也夫知工畫者不在於吮墨伸紙而在於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

所以爲有也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爲用也而世之儒者未免溺於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於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

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法也宛溪子志於儒者之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秩二千石九筵之堂施黄以表觀畫封履畝圜其民於中者殆方千里不可爲非得國而治矣一切張弛操舍以政爲學練兵稽賦崇飭禮樂之教盤根之所割大窾之所批聲光風采矯然振於一時不可謂無所事事矣是將有所待與否何如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轍之塗動於靡闢之門而藏於無扃之鑰優閒容與童冠詠歌出於注措經綸之外隱然若有當於古之狂者所謂以無用爲用殆庶幾乎非耶予不肖無足以契乎

其中而與子而子之志則遠矣三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行有日矣屬令葉君某陳君某輩奉其道術之教施於八邑恨其將去而惜無以承之也以予爲有一日長徵言於予以道志夫儒者之效闕然不見於世許時於茲山東夫子之鄉沂雩之遺風猶有存者而茲行適當莫春之景浴於斯而風於斯俛仰千百年之上下可以陶然而詠矣

贈紹坪彭侯入覲序

予讀洪範至無有作好作惡王道蕩蕩平平之說喟然而嘆曰斯固古人經世之學乎夫心本平本能好

惡譬諸鑑之能別姸媸衡之能權輕重非有假於外
也一有作焉始不得其平作於其心斯害於其政偏
黨反側化理鬱而弗暢治道始乖故君子之學莫要
於平其心心平則政平政平則民知會歸於極敎化
興而王道出矣予於紹坪彭侯深有足以啓予者侯
天性敦毅識度超越自幼有志於學及壯以進士起
家出宰巖邑能聲大起晉陟夏官尚書郎未幾出守
於越行政和而有制彰善癉惡緩於用刑汲汲以敎
化爲首務期月而政淸訟理民知向方侯內明而外
和不爲皎皎之行一毫不淄於習染待士夫以禮雖

不過於亢激而道誼周洽自不敢干以私可謂篤於自信者矣三年而政成届期入覲將以所成之績告於　當宁諸士夫出餞於郊以不肖辱侯同心之愛屬一言以詔之予惟大學之教原於洪範自誠意以及平天下皆不出於好惡盡天下之好惡皆不出於一念之是非良知者本心之明是非之則也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洪範敬用五事曰貌言視聽思思者心之官貌言視聽之準肅乂哲謀所由以作也心之良知是謂聖謹獨所以致良知也良知致則能周乎物而不過好惡自無所作譬諸

鑑之空而妍媸自辨衡之平而輕重自審天德達而王道行極之所由以建民之所由以會而歸也侯果篤信力行不怠有本以出之則如前所稱述莫非王道之用推此心以達於政雖至於平天下可幾而及也而况於一郡之治四境之化乎雖然致知之學經世之術廣矣此教化之本作聖之微機古云責難謂之恭侯方志於古道不欲爲區區幹局之良故敢以是申告於侯以自附於責難之義若徒燕遊諛頌之繁而無補於學非侯之所望於同心也侯行矣

送惺臺晏使君左遷序

惺臺使君以名御史出守於越政務靖簡未踰年而政成民安其業士樂其教吏守其職無敢喧囂四境帖然以寧雖衆獄盈庭百務積案一朝而理暇則乘小隊出與諸士夫談道論藝翛然若無事者人皆服使君之才時彗孛示變當事者請行京官考察例使君銜列御史名在不及例當外補聞報意象怡然不形於辭色人或詢其所以使君謂曰不才任性迂直不能徇世過愆實多今以不及逮我猶爲貸法安敢致尤於人況得失有命安之而已人皆服使君之量使君自幼有志於學謂文成夫子德教久在江右先

輩及門者多能傳其學流風猶存媿生也晚未得從諸君之末行心竊慕之今幸承乏夫子之鄉爲稽山之闕里仰瞻雲洞俯矚天泉若或見其聲容亦大幸也以不肖爲有聞頗能傳其遺教政暇時過予論學說者謂文成夫子得孔顏絕學其要在學庸二書大學爲入門中庸爲歸極而其宗尤在良知兩字與後儒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義何所當也予曰然哉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隨事致此良知卽謂之格物念念不欺此良知得其好惡之正卽謂之誠意體當此意無所作無所辟卽謂之正心

謂之修身若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耳中庸戒懼愼獨合動靜之功獨知無有不良物爲應迹戒懼愼獨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卽齊治平之功效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篇其義一而已矣孔曰無知聖學也顏曰未嘗不知賢人之學也後儒以知識爲知以讀書爲窮理學術毫釐千里之辨不可不察也使君憮然曰命之矣使君謬以北面之禮處予予雖抗顏不敢當而使君虛懷受善不難於自屈志則遠矣使君戒行越大夫士屬言於予用申贈處之意夫

學以廣才亦以弘量而其宗要皆本於愼獨措之則爲經綸之才擴之則爲天地之量以此入門亦以此爲歸極終始之義也使君既信此學所挾持者大所期者遠聖賢事業尚將有賴一時順逆之迹知不足爲重輕也

贈葢泉陳侯被　召北上序

予嘗觀前史循吏傳爲無赫赫之名而有肫肫之實竊以爲史臣之溢美爾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今得吾葢泉陳侯之爲政乃知史臣之書誠有所未易測者陳侯起進士嘗出宰會稽以憂去邑人

思之山陰與會稽接壤附郭惠政所均邑士夫請於當路復得宰山陰吾侯之於山陰也約巳裕衆時以文學飾吏治期年而治洽三年而政有成仁惠流傳士民安之銓司廉得其實疏名於朝以檄召行有日矣吾邑士民咸曰陳侯良吾父母世豈多有如陳侯之惠我者哉問其政喀然莫知所對予然後知循吏之不可及而史臣爲不誣也古今論治不同其大要不越於刑政教化本末之間而已世道下衰議政則遺化議刑則遺政拂其所性而民之心盖離嗚呼人情不大相遠治之者顛本末之序徃徃至拂其所性

此循吏之書於史者常少也三代以後爲君者莫盛於文景爲循吏者莫盛於西京之世然編史者於文景無可紀之德於循吏無可蹟之政何哉教化之盛如慈母之煦子如春膏之潤物發於至誠泯於無朕而受惠者莫能爲之辭也或者曰侯之政簡而不苛紓而不怠又當兵興之日百役具舉侯以耐心措注其間事集而民不知擾此豈非所蹟者哉予曰然哉斯固幹局之良也而予之所取於侯者則以其有仁者之心政敷而刑緩教彰而化協率其心之所安以宜民而不自以爲功也傳曰𦚾𦚾其仁其庶也乎哉

古人之學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侯也有志於是是謂經綸天下可以達天德區區漢之循吏有不足擬者矣予因諸士夫之請相與述民之情爲侯贈且將以進侯於古也

贈莊侯陽山入覲序

史家傳人或累舉其事或獨徵大端必於其中主發之得其本一切建行立政可以灼知若徒舉其末而遺其本影響假借得以售其神奸所差不徒毫釐間而已皐陶謨論知人之道曰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言曰

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於其中達諸行與政之間不可以偽為所謂大端也若事則有才與智之人可以偽為而得此史氏之法而知人之要也予於陽山莊侯有足以啓予者侯天性敦頴有志於學自幼從内父遵巖遊得聞陽明先師論學之旨素為遵巖君所授記遵巖君予同年莫逆友也閒居每與侯言未嘗不謬及於予以為可與共學凡予與遵巖君往復證悟之言與夫論述諸說未嘗不出以示侯故侯素心儀刑之迹雖未相及而此志之相應則已久矣邇者侯以進士起家出宰會稽會稽予桑梓也蒞

官踰年經綸措注行修政舉上下宜而信之曰此有德君子也侯每公餘過予論學未嘗不歸於大端侯深信良知爲學之主本一切應感交承皆從良知建立而才與智足以濟其所用上不爲諂下不爲瀆出之以從容故無詖行持之以公溥故無疵政所謂由中主發之非耶予不自諒每求友于四方見從政君子其才煒然足以集務其智皎然足以察微世之人每每誦之以爲難美譽崇階由此而致求其中之所主由本以立如侯之云云未可知也雖然立本之義微矣良知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吾人處世事

雖萬變所以應之不過喜怒哀樂四者而已故君子之學莫大於理會性情性情得其正大本所由以立位育之化所由以成也侯之學始進於是已乎行且入覲將以其行與政告於

天子美譽崇階可立而致不足爲侯誦而不肖所以拳拳於侯者惟在益精此學考諸一念之微達諸性情以臻化理無忝於臯陶知人之法此固侯所自得之大端遵巖君所授記之初心也因諸生之請爲舉其涯略以贊侯之行亦古人不忘贈處之義也

贈周見源赴黃州司理序

見源周君吾兒姻婭也天性慈和明允自幼志於古人之學壯年以禮經發解浙闈謁選授黃州司理臨行過辭龍谿子蘄贈處之益且曰司理刑官也日事刑書以聽斷爲職不能專於學柰何龍谿子曰此世法論也君子之學無間於出處無擇於官求以盡吾心而已昔有士人聽講於陽明先師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勞未免妨奪先師曰我何常教人離却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學不離於見在見處官司上爲學方是眞格物如聽訟一事不可因其言詞婉轉生箇喜心不可因其應答無狀起箇怒心不可惡

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曲意從之不可因
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讚毀羅
織隨人意思處之種種轉換皆是私意惟人自知須
時時精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不盡惟恐有一毫
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
非實學離却簿書訟獄便是落空不惟聽訟一事推
而至於監司守令宰執乘田莫不皆然惟求盡吾是
非之本心以達於政不以一毫利害毀譽動於其中
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知此則知古人之學矣出
禮而入刑刑所以弼教而輿化也先正云一部大明

律其義精於大學一書立法本意必先五服隆殺以
制五刑如盜賊必先論其主謀同謀臨時同事與否
得財與否以爲重輕如人命必先審其故殺誤殺以
爲加減無非所以廣改過之門也虞書云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無心之謂過有心之謂故故斯惡矣孔氏
云苟志於仁無惡也仁者萬物同體未嘗加害於人
故可以無惡而過則不能無也世之學者多出於有
心以過自恕此學之所以不明而政之所以不達也
道喪教衰論治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
及政甚至枉其是非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

亦異於古人之用心矣大學聖賢精微之蘊乃以聽訟次於其間其旨深矣君天性本來近道慈和則能愛人明允則能折獄素明於禮已得用刑之本愼斯以徃其將無所失矣黃守懷堂使君予之同志君徃得爲依歸同寅相協以學達政以政興化吾知其必有合也黃爲二程夫子發祥之地余常遊黃陂覽雙鳳亭想見花柳前川之樂時與三五同志講學其間流風猶有存者郡城舊建先師神祠同志所瞻禮聽政之暇偕懷堂使君時進諸生於祠下與之論學發明格致之旨尋二程之所樂以興絃歌之化君之志

亦君之職也夫明明德於天下道之大端而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辨過與故學之大機去故而補過致知之實履也吾人贈處之實惟此而已并以質於懷堂使君當不以爲迂也

贈邑博諸元岡遷　荆王府教授序

君子之學貴於自立亦貴於有所聞而興自立其志之存乎有所聞而興其風之動乎學猶植也自立者根也有所聞而興者造化之發育風之披拂而長養之者也根不麗乎其土雖有造化無所施其功根植矣而發育之功不繼則萎萎然終於槁而已此交相

成之道也吾邑博元岡諸子雲間之俊也天性敦裕自少博學有聲於時爲文必根理要恥習於浮靡居家以孝弟稱親賢恤孤待弱弟尤曲盡其愛鄉人欽躅之而奇於數連不得志於有司以貢就選補餘姚學司訓旣久轉爲山陰學諭孔子有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元岡子素履之志足以自立姚與山陰爲陽明夫子講學之闕里士多有志於學流風在焉元岡子旣以學爲職日與講學之士爲徒以善相觀風教日遠益得以懋其所立而擴其所未聞士有困而窶學者與窶甚不能婚喪者皆分俸贍之以勵其志羣

校視爲楷式士益親附學不至於獨而風有所自來交相成之道尤有足徵者矣予不肖謬辱元岡子之愛與其僚南溪葉子惕齋蕭子有暇則晨夕過從以疑義相究析其於所造與其所業若謂一二受益於予而予求助于元岡子之心方未已也乃者復轉爲荆王府教授行且有日南溪惕齋以予爲相知也率諸士謁予乞言以致贈處予惟元岡子志旣自立又已聞風而興矣予復何言竊惟今之人有疑於夫子之學者大約有二一者疑夫子教人本乎心性不専以讀書爲務近乎禪學二者謂夫子所講之學時與

晦翁稍有異同或妨於舉業之途噫敝也久矣千古聖學惟在理會心性心性者根於天取諸固有而盎然出之無所假於外外此而學者謂之異學高者蔽於意見卑者溺於利欲雖所趨不同其爲無補於心性一也夫心性者所謂自立之根而讀書則取其發育長養之助而已禪者固如是乎不本於心性而專務讀書雖日誦六經之文亦不免於玩物喪志明道所以規上蔡也夫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今之舉業所習者聖賢之書所繹者聖賢之意非如稗官小說外典之相戾也夫子與晦翁之論雖有異同要之

均爲發明聖賢之旨不妨參互以盡其變非如薰蕕黑白之相反也惟所志在於進取未免於涉獵記誦離本逐末而爲學之志或爲所奪此則其可患耳明道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旣云非是要字好又云即此是學所學又何事耶君子於此可以觀教庶乎知所以自立矣元岡子好讀書其於舉業之習老而不衰蓋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好者篤自不覺其至於此耳予故於贈處之際復以是義終始質之元岡子其益端其所造而敬其所業當不以予爲危言也

送王仲時北行序

昔者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其終篇尚絅之云惓惓於君子小人闇然的然之辨而歸淡之一言盖惡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夫自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華奢泰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人心日壞孔子身任傳道之責將以挽回世教而無從也乃志於從先進以求之於野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所尚絅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

義乎故曰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夫忠信之在人譬之五味之淡五色之白五音之希聲淡者味之本也白者色之本也希者聲之本也故禮尚玄酒易著白賁而樂貴朱絃以存本也君子於此可以觀學矣自漢而下世教日衰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返蓋千百年於茲矣吾師陽明夫子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益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呶呶焉瀕於危且困而弗恤也良知之說倣於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之信而從者幾徧海內蓋良知之在

人心感觸神應有不容自已耳吾子仲時師門之嗣子尤海内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志於學馴其所至知其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無疑也而幼遭多難南北奔馳依依外氏之庇操慮日危且深殆庶幾早達者非耶夫吾師德在人心而業在天下崇報之典鬱而未彰盖久將有待也廼者

聖天子推恩賢宰執贊議重以申錫之命進吾子於太學將養之以需其成兹其兆矣雖然吾子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而聲色之移人尤甚口體耳目一

溺於所好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識者不無隱憂焉昔之人有聽古樂而睡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此無他好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而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反諸獨知之良祛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絅之意寧過於野無寧過於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而不爲聲色世味之所溺則幾於道矣慎斯以往德將自此日崇業將自此日廣善於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子之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是豈徒不失望於海内之同

志而已乎吾子行矣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萬曆丁丑歲存齋徐公壽七袠有五秋九月二十日值其懸弧令辰走羈俗緣未能如期赴候首述卮言一編屬通家門人陸子光宅泊季兒應吉徃畀賓筵用申觴祝之敬吾人生於天地間百歲爲期天地賦我以形道爲之紀日可見之行惟出與處其道無所不在也出則以其道格於上下輔世長民以兼善天下處則以其道獨善其身守先王之法以開來學若無一善狀徒以其七尺之軀久生於世非有道者之

所貴也古之至人達而壽者莫知文王處而壽者莫如孔子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曰不知老之將至此壽徵也曰穆穆文王緝熈敬止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並育並行而不害不悖此德符也德以基壽壽以昭德夫人之所知也若夫積德以凝命爲壽之原譬之北海玄珠得於象罔非夫人之所知也先師有云心之良知是謂聖天地之靈氣結而爲心心之靈明謂之知清虛昭曠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此萬化之綱千聖學脉也意者心之用識者知之倪心體粹然意

則有善有惡良知渾然識則有是有非善惡則好惡形是非則取舍見萬病皆起於意萬緣皆生於識心之良知本無善惡本無是非譬之明鏡之鑑物妍媸黑白皆其所照之影應而無迹過而不留意與識即所謂照也眞心無動而意有往來眞知無變而識有生滅以照爲明奚啻千里知此則知文王孔子致壽之原矣昔人頌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紀孔子之學曰無意無必意者病之所由以生識者緣之所由以起也意根於心則善惡自無所淆而意爲誠意識變爲知則是非自無所眩而識爲默識無識則知亦忘

無意則心亦冥譬諸太虛之體不和諸相而亦不拒諸相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而廓然無礙文王孔子所以順帝則而達天德也夫意與識非二也識有分別意爲之主意有期必識爲之媒是謂一病兩痛交相戕也孔門惟顏子爲善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孔子稱其庶幾以其屢空也子貢而下未免多學而識以億爲中空者虛明之體億識則非空矣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惟子貢以下一派學術漸漬染習認賊爲子雖在豪傑翹然以知學自命者亦且襲陷其中而

不自覺可慨也已自陽明先師提出良知爲宗孔周之絶學賴以復續信而從者遍海內學者牿於舊見且閧然指爲異學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不佞於公出處之槩重有感焉公深信師門之學力肩斯道爲善類所歸向非一日矣出也以其學行於　朝秉國之鈞承　天之寵經綸密勿定大計決大疑以天下安危爲已任倡明正學淑人心而開泰運覩羣邪之訕如狂瀾之撼砥柱屹然無所撓也其處也以其學行於家宅心淵默應緣無滯篤於倫理重朋來之樂徜徉峯泖之墟修身以見於世視羣小之慍若

飄風之過耳漠然無所入也尚友千古道合志應其於文王穆穆勉勉孔子合德於天地殆庶幾乎慕焉而若有契也夫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俛焉而不知年數之不足至人不已不厭惟日不足之心有如此者走也辱公之愛最久而荷教最深八十衰儂徒以不肖之齒稍長於公步趨追從絕塵以奔蓋若瞠乎其後也惟公孳孳亹亹法天之行時向邁而德日新年有加而學無盡如神龍遊於昭曠之域出則為見處則為潛將與孔周相忘於千載之下絕意去識啓心之靈以綿道脉於無窮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

同壽百年之期有未足多者矣此固區區同心之願也

壽鄒東廓翁七衮序

自聖人之學不明於世世之學養生者務爲異術謬泥執併老氏之旨而失之是非養生者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聖人之學復性而巳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萬物備焉性其生理命其所乘之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此性命合一之原也戒慎恐懼其功也不覩不聞其體也良知者性命之則知是知非而微而顯卽所謂獨也戒愼恐懼而謹其獨知則可以復

性矣故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先師所謂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是也中和致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而無外內顯微之間此聖學之的也知此則知東廓先生所受之學矣先生之事先師四十餘年於先師之學終始發明惟歸一路未嘗別爲立說以眩學者之聽聞先生生平以翕聚同志爲己任東南學者之會以十數每會必如期先往後期而歸虛受并包務期獎掖朋友有過未嘗顯斥微示之向而使人之意自消辯論有未合者未嘗必其強同稍爲分疏使自思得之故人皆得盡其所請而樂爲之親擔負聖

學卓然爲海內儒宗同志賴焉志純履謙所見者日邃嘗曰吾始也戒愼於事爲已而戒懼於念慮其後則乃戒懼於本體夫戒懼於事爲者點檢形迹所志末矣戒懼於念慮者雖防於發端尚未免於生滅之擾若夫戒懼於本體則時時見性以致於一念慮者本體之流行事爲者本體之發用圓融照察日以改過爲務無復本末內外之可事矣此先生之學也是年先生壽七十春二月其日値其懸弧之辰宣州水西門人周子怡率其同門之友若干輩將旅進於庭以壽先生而屬言於予予惟欲觀先生之壽當觀先

生之學知先生之本而先生之壽益有足徵矣先師嘗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神住則氣住精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不外於是是說也人孰不聞亦曰有爲之言耳先生獨信之不疑不淆於異術故行年七十視聽不衰而精氣益強非一於神守能若是乎而世之養生則異於是裂性命爲兩端分內外爲二物或迷於象罔或滯於幻形甚至顛溟濁亂惟軀殼渣滓之爲狥豈惟不知聖人之學所謂并老氏之旨而失之者也嘗無欲以觀其妙嘗有欲以觀其徼萬物芸芸以觀其復非老氏之言乎觀妙即未發

之中性宗也觀微即發而中節之和以情歸性而機在我命宗也觀復即慎獨常明之旨也不睹不聞即本體之藥物也戒慎恐懼即工夫之火候也種種名義特假象之寓言耳故曰得一而萬事畢此殆先生之所自信自攺俛焉孳孳而不知其老者乎雖然得一爲難忘一尤難知忘是非知之至也忘則無住矣是謂無心之得仙家亦有神還於虛之說然則先生之學住耶忘耶虛耶先生處家內外和翕子姪呂明人道之福方至未艾所以滋壽而徵諸學者無窮同志所依以從事亦將賴以無窮也爰述先生之所受

者因以質於先生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玉陽子志於聖學有年中年好長生復習爲修命之術既築玉潭仙院以見志晚乃更求幽勝於句曲之墟作圜室若干楹翼以飛樓繚以石壇塹以深渠總爲護真堡狀若蓬島聚糧其中外内限隔期過七十即將捐室家絕交游屏棄世緣入室練養以觀無始而求遂其所欲約五七年功成而後出其迹可謂太奇矣夫玉陽子之爲此也豈以儒者之學止於了性故別求修命之術蘄於兩全而得之乎予固不得而

知也夫儒者之學以盡性爲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眞體祗緣形生以後假合爲身而凡心乘之未免有漏故假修命之術以錬攝之使滌除凡心復還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眞修命正所以復性也即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於乾身屬於坤身心兩字即火即藥一切斤兩法度老嫩淺深皆取則於眞息眞息者性命之玄機非有待於外也是故盡性以致命者聖人之學也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若謂儒者之學不足以養生而別取於命術是自小也且老氏常有長生之說矣大都人

生以百年爲期五情苦樂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以爲多則所謂長生者自有所指非執吝形骸之謂也後世養生之説未免滯於形骸與爲凡心有漏之因并老氏之旨而失之矣今玉陽子年已七十矣行將入室有期室家果可得而捐乎交游果可得而絶乎世緣果可得而棄乎吾知有所未能也苟凡心未了縱使入室未免坐忘而坐馳爲累更大吾知有所未遂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知儒者之學未嘗外於人道但不爲其所累耳若棄之絶之孑然遺世而獨立是豈人之道也哉孔子年七十

曰吾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者志與天通其動以天無復凡心之為累故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矩者天命之則未能知命心不可得而從也所望於玉陽子惟在益堅為聖之初志以知命從心為的默識玄機以觀無始不為後世養生之所滑使世之學者曉然知玉陽子之為人志於學孔者也不務為奇迹者也不外於人道而能無所累者也豈不偉然大丈夫哉同心之言不嫌規勸因書以畀之賓筵

松原晤語壽念菴羅丈

君子之學以盡性為宗以無欲為要以良知為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性本無欲凡有欲皆生於動故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良知者性之靈而物之則也雖萬欲紛擾之中良知未嘗不知致知者所以寡欲而復性也自孔孟以來性學不明於天下久矣我陽明先師首揭良知之旨以教天下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良知之說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予曷慰學者之望哉良知本虛天機常活未嘗有動靜之分如目本明如耳本聰非有假於外也致知之功惟在順其天機而已有不順者欲為之累如目之有翳

耳之有垢非聰明本然也累釋則天機自運翳與垢去則聰明自全矣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天下莫加焉然其耳目初未嘗有異於人也世之人不能自信其耳目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異者謂之自誣不務去其翳與垢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同者謂之自欺噫今世學術之弊居然可見矣予不類辱交於念菴子三十餘年兄於良知之教所謂能自信而致之者非耶兄與荆川子登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於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於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

松原新盧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閭里之人執冊布筭交涉紛紜其門如市而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證悟硏二氏究百家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之心康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眞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於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徒認現成

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卽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於自欺矣蓋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發此兄歸宗得力眞工夫所謂實致其知者也其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成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工夫修證而後可得則若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卽本體以爲工夫天機常運終日競業

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樣子仲雍居敬強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

嘗憶荊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於吾道之衰盖禪宗期於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於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者皆不可以僞爲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巳誰人以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荊川子之苦心有類於兄也是月十有四日爲兄五十九年初度之辰因漫次其語納諸松原以致壽祝夫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世人不能久生只是多欲兄以盡性爲學將寡

欲以至於無巳能不落動靜二境終日收斂順適耳目聰明一念明定將與天地無疆壽兄視兄宜莫出於此者若夫桑榆之景相許莫逆而繼以調笑予弗能也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萬曆戊寅歲仲春九日實惟平泉陸公七十誕降之辰門人陸子光宅謂予曰陸先生之年稀矣海內遠近交游皆致辭以侑觴祝吾師爲石交況嗣子應吉與宅同事先生其義尤篤情尤不容巳可無一言以致之余曰可哉余自八十以來心戒不爲應酬文乃

者同心之言非戒例也夫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志有大小孔子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者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志有定向由辨之早辨也守之十五年而後能立習氣不能淫其志凝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不惑衆言不能淆其志熙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至於六十而耳順順與逆對耳順者無復逆耳之言志忘順逆也忘斯神矣殆至七十始超然自命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從心者縱心也神斯化矣不神不化心未可得而縱也矩者先天之則也欲者後天以奉天時天地

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惟欲卽矩惟矩卽欲天縱之也
譬之學射天地萬物示其的矣審固以期於中繫心
一緣習之法也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縱矢所發無不
中的不習而無不利矣然此只是志到熟處非有所
加也所謂終身經歷之次第卽其近似以自名也以
余觀于公之所履有足以啓予者公自幼有志於學
以孔子爲師辨之已早弱冠發嵬科晉陟膴仕優游
進退經綸大業日就光顯簡在帝心羣望所屬天下
以其出處卜世道汚隆不淫於習不淆於衆其動以
天不以順逆介於衷幾於忘矣晚年踐履益熟所得

益深蓋其學大人之學而其心天地萬物之心也乃今壽躋七十心若可以縱矣公方日以莊嚴自持競競以循天則一毫不敢以自逸也昔者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以爲善學若公者所謂善學孔子非耶公深於竺典余甞戲曰公入得佛入不得魔意其莊嚴之過若以世爲魔境衆爲魔黨不屑混迹同塵相忘於一體佛與魔尚爲對法非究竟義也蓋能忘分別之意以無心應世魔卽是佛纔起分別之心非背卽觸佛總成魔譬之虛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分別熾然而谷與鏡未

嘗有心以應之也良知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非者不壞分別之相無是非者無心之應也立志之辨辨諸此而已夫自七十以上至於耄期壽無盡學亦無盡不但已也會須脫去莊嚴氣象渾同世出世法即五濁世界爲道場從衆生心行作佛事坦然平懷入於神化無佛可成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顧同心交修之願非徒一時情義之好而已也公也念之哉

壽近谿羅侯五表序

嘉靖甲子春暮予赴近谿使君之期相會於宛陵晨

夕證悟頗盡交修且得觀菁莪之化聞絃誦之聲若身際武城而神遊中阿之曲可謂千載一時之盛矣浹辰復過水西與諸友爲信宿之處貢子玄略周子順之王子惟禎輩率諸友請於予曰近谿公蒞吾宣州以萬物同體之學施化於六邑其視六邑之人若一家之子弟無不欲煦養而翼誨之其於水西諸生尤嘉惠栽培若楚之有翹將藉此以爲六邑之倡也諸生感德於公尤深且至五月二日值公五袠初度之辰諸生稱觴致祝不敢後於六邑之人公之知心莫如先生敢蘄一言以侑觴祝予曰可哉斯固予之

情也既歷天都黃山假館於紫陽之墟方期搆思屬稿忽假寐若告予曰子欲爲羅君壽乎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詩人詠歌可以致辭矣予醒而訝之有是哉信乎精誠之通也使君之學粹瑩冲和同體萬物中心洞然無扃府之隔外境超然無形迹之滯燕笑容與意度融豁信有淵魚之活潑其施化於六邑也彥而秀者既授之館而敷教之在野而凡者復爲之約而訓飭之雖窮鄉僻壤使君之精神無不流注若三尺之童垂白之叟無不被使君之膏澤而思有以自淑也盖使君之心以六邑之心爲心六邑之人有一

不化於善使君之心歉然若有所未盡也一時作人之盛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庶幾近之矣信乎夢之為覺而精誠之通有以也使君自南宮中選不就廷試十年庭除唯諾諭親以道訓子弟以義方修身以教於家者植根既深且久故其發之於用暢達扶蘇有同於甘棠之蔽而人自德之嘗觀使君教人侭人當下識取不作擬議不涉安排不間以凡心蓋一念眞機神感神應非人力可得而與也纔作擬議纔涉安排即非神機之感應使君以此得悟即以此教人出之有本不徒聲音笑貌之為以故六邑之人皆

能信使君之心薰炙於道義而感之尤速也吾人知使君之化方知使君之學所以爲使君之壽者不外學而得之矣水西諸生果能以使君之學爲學盡去其凡心神機盎然不犯人力足以倡於六邑之人所謂徧爲爾德而壽考願於使君者不在於言而在於身使君之心斯慰耳若面從其教而身違之耳聆其訓而心悖之使使君之化闇而不章鬱而不暢則雖盛筐篚多歌頌充溢於使君之庭亦徒爲觀美而已使君之心知有所不樂也區區此言雖未足以盡發使君之藴庶幾爲知使君之心授而書之以告諸人

使君其復以進我否耶

壽東丘吳君七袠序

新安休寧有東丘吳君商山隱君子也宋文肅公儆之後自文肅迨君凡十世世多聞人公天性頴異自幼志於古人之學嘗聞學於陽明夫子與聞良知之旨補郡文學晉太學生選授閩籓司理期年相繼丁内外艱深以不得侍親終爲憾服闋遂不復起已乃闢園圃葺亭榭蒔花木爲逸老之計建書院於里之東丘羣友講學聚諸弟子卒業其中訓之曰人生須以古人爲期知得天之所以與我何在方爲不負所

生因自號東丘隱然以愚自況表見希聖之意其志可謂遠矣歲丁丑壽屆七十夏六月十七日值其懸弧之辰友人某某等乞言于予以侑觴祝予常講道斗山福田往來白嶽聞知公行履甚悉仲子繼俊久從予遊雖微諸友之請固所樂道而不容已也予平生不為過情之譽請以所聞與其所自況者為公道之輔成其志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是無非者無知也無知所謂愚也世之士人不能入於道者只為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斂翕聚反還淳朴所以失之以拙為道之質當學敏捷以

鈍爲道之鄙當學對筭以蒙爲道之塞當學智能以冥爲道之昧當學便慧曰拙曰鈍曰蒙曰冥皆愚之名也精神愈泄機械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不神之神即無知之知故曰迅雷風烈莫不蠢然蠢然者即所謂愚也審其幾謂之不睹不聞充其至謂之無聲無臭而其要不出於一念之微此天之所以與我之眞性聖愚之所同也顏子之四勿膚而爲愚者也故能有見於卓曾子之三省魯而爲愚者也故能有契於唯此孔氏家法師門之的傳區區數十年學而未

能者也君果有志於此不以世情機智絫滑其間不惟養德而所以保壽命之源亦不外此此君居家孝友儉於自奉富而能施與人交不立城府鄉人有犯容而不報宗黨稱爲長者其他懿行種種皆人所難及公不欲以此自多予亦不欲以此爲譽也公年七十予亦耄矣於世間更有何事放不下請揆諸一念共進此道固千里交修之望也

贈前峯羅公壽言

人子之奉其親在於善養而不在於祿養親之自致其養在於靜逸恬愉而不在於濃縟囂華之習善養

者諭親於道盎然出之不以一毫柵乎其中靜逸者忘機以動泛然應之不以一毫膠乎其外盎然以出養之至也泛然以應靜之篤也此古道之純率諸人性而安得諸天常者厚作聖之基與化之本也今之人有行之者予於前峯羅公見之矣公子近溪君自幼志于古人之學褆身沖雅讀書潛玩大旨雖事舉子業恥為章句之習公未嘗以是苦之及君中選南宮即圖歸省視膳問寢雍雍怡怡不假繁飾而至愛油然家居十年始就　廷試公亦未嘗以功名急之選者君出守寧國興文學以飾吏治羣六邑之彥晨

夕聚處諄諄以古道相切劘煒然風動大都發明良知之旨而致謹於一念之微不爲外感所搖奪此一體之義而千聖之學脉也時公就養官邸每退食侍養則以所與諸生陳說理道之言一一誦於公公每首肯若有當於心者公天性淳茂與物澹然無所好嘗爲文學不樂於進取及近溪有以自立卽翻然棄其所業曰吾有子能繼吾志足矣終日焚香默坐儼然若思頽然若遺平生恥事居室近溪居官二十年力可自致而庭除齋傳一毫無所加於舊居常食無兼味衣無重襲芭莧縕素隱約而安出入惟蒼頭一

二自隨絶無輿馬都郁觀望之侈至於義所當爲如祠舍旅館公儲義學之類則以次盡力爲之雖甚勞費無所惜公篤於純孝永思慕每祀事器皿品物必躬自滌濯務致豐潔暮年率以爲常凡此皆公天常之厚以自全而學問之助要亦不可誣也陽明先師開講鴻臚時公之鄉先生饒文壁者從之遊歸以所學訓其鄉之後進公得聞所未聞師友淵源有自來矣今年春暮予赴宛陵之會得謁公於邸第其貌充以和其視專以審其情洽而不比其言笑暢而有節誠然古純德君子可目擊而存也四月十有六日値

公懸弧辰友人某等思有以為公壽屬言於予予惟公之德及於人者遠人之德于公者深近溪君既以一體之學教六邑之人其於士夫尤嘉會振翼而聖功生焉化理出焉盖君之學即公之學而其教於六邑即公之教於家之則也聚六邑之人心以壽公公之壽寧有既耶且公二孫軒輅清年膚質志超物表不欲歸就試事請命於公公曰孫輩志有向吾亦任之而已是即不苦急君之心也而公之識遠矣六邑之士方泥於進取聞之盍有所創悟猶之溽暑烈張人人苦於薰炙而乃冷然濯之以清風也靜以養恬

不滑於感爻子若孫一德相禪以要於無窮君之所以壽公與公之所以自致其壽觀於其家尤可知矣若夫饋漿酳爵以祿爲養區區較脩短於彭殤之間烏足以侈賓筵之祝哉是爲序

友梅畢君八袠序

昔者夫子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及於狂於鄉愿則惡而絕之何也狂者之志嘐嘐然以古人爲期所見者大考其行而或有不掩焉者雖若功行之未純而其心事之光明廓朗略於形迹不務爲覆藏掩覝之態此則狂者之所以爲狂也若鄉愿者彌縫鍵閉闇然

以媚世爲心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古人之道與狂者作用正相反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惡之尤深也是豈惟人品眞僞之分古今學術邪正之辨決於此矣

歙之北城有友梅君者予聞其人矣自幼穎異倜儻長遒毛氏詩補邑庠弟子員屢試不售泊然不以得失爲念正德間聞陽明先生講學於南都徒步往受業焉與聞古人爲學之旨久之若有所得將歸卒業先生嘉其志賦風月章以期之所謂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者是也君孝友明達篤於人倫居常遨遊嘯歌於山川之間以寓其所好性喜尚義

內外疎戚顛沛阨窮若已貽之多方爲之拯援常蹈
於累弗恤也其訓子弟率之以身務爲進取且善料
物情家人以事關白每執筯籌之曰若某若某者應
如是則吉否則凶已而果然若憑蓍以告人者蓋燭
於機宜則然非故爲趨避也言動色笑微有蹉跌覺
卽坦然放舍未嘗以毀譽動其心平生務求自信不
事回護以文過掩慝爲深恥其於古人域限所造未
必其何如卽其中之所存知其在此而不在彼無疑
也今年壽八袠仲冬三日值其懸弧辰君長子錦仕
衢州司理羈於官守不能遂情歸省以予與君爲同

門乞言於予歸其弟總以展展祝頌之私予惟夫子之
惡鄉愿而思狂也非徒泥迹以方人固將以明巳之
所學也鄉愿者學中行而僞焉者也如紫之奪朱鄭
聲之亂雅樂其惡之也固宜若曾點之言志漫衍紆
徐超然於事爲象器之外若無一物足以當情者夫
子顧喟然嘆而與之是豈遠於人情也哉與其有同
於巳也不有夫子之論千載之下幾何不以狂者爲
過舉而鄉愿爲完行也耶君老矣而好學不倦吟弄
風月有與點之氣象故舉古今之學術以爲君壽固
君之所樂聞也夫曾點之後有曾子善承其志而親

之名益顯司理其善承君志以無忘舊學淵源也乎斯爲能壽其親無忝於紫陽之鄉人也已

西川朱君壽言

江山白巖柴子偕朱生夏訪予稽山草堂談學之餘縱言及於養生之說莊生有云恬愉不可得而兼旨哉膏粱之士宅身繁膴慮危涉患之機多故厚其生而滑其志遯世山澤之臞志若可以自得而窘約焦瘁每嗇於外養以苦其生欲全天年以保壽命之和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斯亦難矣柴子侻焉若思起謂予曰予鄉有朱君西川瓏者迹其所自

立殆庶幾於是耶予曰何居請言其凡柴子曰朱君
髫齡頴異嘗習舉子業傷於貧慮無以自養不能植
生以養其親非人道也遂棄去與其弟姪挾資走齊
魯蹈楚與蜀周流萬餘里貿遷經營務以忠信為本
為衆所依貲乃大進其兄料理家政每以所入佐之
不屑屑然也性寛厚樂施宗黨有貧乏者隨力以周
無恡情間有不率意相忤者含忍隱讓以俟其化亦
無嚴色城府坦然鮮事機知而以其舉子業授其子
夏曰此吾未盡之志也雖處豐腴若超然處於世外
以恬其心而志不疚雖似山澤之臞益之以具修之

物以爲身愉而養不匱其子夏有志於學力行好修人多以爲迂朱君樂成其志雖授以業亦不屑屑以世情得失督望之此則朱君之凡也予曰其然乎否哉予未或見此君也明年壽六十因爲其子乞言於予以壽其親且祈有以諭之予曰古今之養生者不出乎身心二字心恬身愉生之基壽之徵也子夏果能承親之志益勉於爲學是諭親於道所以壽其親者益永矣爰書以畀之

壽商明洲七袠序

龍谿子讀易洗心亭上有客造而問曰儒者之學與

道家養生之術有以異乎龍谿子曰一也而毫釐則有辨矣千古聖人之學不外於性命道家則有修性修命之術易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乃道脉也自聖人之道不明儒者之學與養生之術各自爲說道術爲天下裂而其說始長漢魏伯陽氏儒而仙者也作參同契以準易而法象生焉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以屯蒙六十卦爲火候稱名引喻至不可窮詰而其微旨不出於身心兩字乾即心也坤即身也坎離者乾坤二用神寓於心氣寓於身即藥物也二用無爻無位升降於六虛之中神氣往來性命符合即

所謂火候也而其機存乎一息之微先天肇基後天施化一息者性之根命之蔕也但吾儒之學主於理道家之術主於氣主於理則順而公性命通於天下觀天察地含育萬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於氣則不免盜天地竊萬物有術以爲制煉逆而用之以私其身而不能通于天下此所謂毫釐之辨也明洲子儒者也志於聖學有年而尤留意於叅同契之說每爲予談及校訛闡要津津然若不啻口出可謂精矣今年已七十而視明聽聰神氣不衰豈眞有得於是也耶仲春九日值其懸弧之辰同會者將稱觴以進

以予誤愛尤深屬一言以爲祝夫人至七十鼎亭房藁耗卦數日消尤不可無修補之助所謂修補者一毫非有假於外近在我心不離巳身抱長生之本而叅同之旨也所願吾子盡解外膠專志聖學益究其所未至廓然虛中不以思慮營擾滑其心喀然忘形不以動作煩勞累其身日可見之行也心無所滑則神常御氣而性自此可復矣身無所累則氣常攝神而命自此可固矣性復命固日應萬變而常寂然不斷長生而長生之道不外於是所謂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者也若夫息息歸根默證玄理尤伯陽氏之畜機

予固學而未之能何日過子洗心亭還當請益用終究竟之說固交修之望也

壽何母沈夫人七袠序

嘗讀詩國風列夫人女子之事詳矣其言動有法當於禮而合於道者多公侯卿大夫之妃盖王道行內教修好禮聞道佐其夫子以成德業化洽而俗彰是以福履用綏彌壽而裕詩人歌之以爲美肆之樂宮以爲世風仲尼著之以爲經萬世不可廢也世教下衰學士大夫尚憾於道之不聞而況於閨闥之內婦人女子之習者哉若夫長育閨闥禀女士之行不藉

讀書多識而有聞道好禮之實是古之公侯卿大夫
之妻之所難而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也宜其書之
於冊咏歌嗟嘆之不足而仲尼之所欽躅與以予觀
於何夫人之德行有周人之風其于仲尼之教庶幾
爲不畔矣夫夫人出自蕭邑沈之名族及笄歸於沅溪
公佐公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周旋贊翼雖公力學好
修有以自成而倡之而夫人克相之力不可誣也夫
人淑愼敦默動於閫內之務其禔身不爲矯飾雖女
子褻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笑嚴於
祭祀四時饋奠滌器具修必致其潔事太夫人虔而

有禮和柔靜密尤善處嫡庶之間溥惠泯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待諸子若女慈愛懇至而不失於訓治家積累絲粟能澹泊撙約於既貴之後至於周貧恤孤脫簪鬻珥以濟之有所不靳其於族里雖襪襏瑣縷遇之未嘗有忽其於婭戚之黨雖疎遠之姻歲時粟束羞脯之問厚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夫人有德於我其姻戚皆曰夫人未嘗失禮於我備覯夫人言行之詳無一不合於道稽諸風人葛覃采蘩樛木小星美德懿行而膺壽與有光焉蓋其天性有聞非特沅溪公德之所倡與教之所成也予于此益

羨夫人之士行根於天性盎然出之而世之學士大夫號爲闒人反若有所不能及者矣季子應吉夫人之子壻也知夫人之德行爲甚詳仲春十有一日爲夫人七十懸帨之辰予不佞志於仲尼之學故樂道其懿載之歌詩以爲世教風因以卜其壽履之無窮也乃歌曰坤德兮洋洋含光冲穆兮合於無疆龍之書兮鳳之章披瓊佩兮登高堂又歌曰春日兮載陽景翳翳兮淑氣揚陳綺席兮霞觴蘭蕊秩秩兮祺壽而康

章母楊太君八十壽篇

今夫贍人以言者其父母一德也事重父則略母重母則略父然天下事固亦有宜男子獨優之者而女顧并優之或男子非不優也然於事則優之矣而課事則或弛之乃女子優之矣而其於課事也又復勤之則優之之效不在男子而在女子矣蘇明允之於教子也非不優也然志謂其母程太夫人者能口授二子以書至所督課亦復多稱程夫人者此優之之效不在男子而在女子也明矣假令當時有欲書其事以為蘇氏贍將以詳歸明允而以略歸程夫人耶必不然矣吾鄉章太君為潮陽令楊毅菴公之孫楊

固會稽望族也而毅菴公既以名宦著其鄉其行誼復稱長者嘗其始教太君時務令兼通書而習禮而徧稷間章氏又會稽望族也太君歸畏齋君章氏一門靡不賢太君者而太君業以知書故遂口授書於其子三人曰克中克誠允恭者積十餘年無一人敢先昬雞而寢後晨雞而興機杼軋軋與唇吻伊唔聲相答和過者聞之無不傾耳卻履相與嘆賞而後去太君又性不喜重味然每脫簪令童子荷擔而入市歸充庖俎者非以供化甫輩師即其所畏事者之友也以故三子並後先名庠序中而允恭則又自舉子

外善爲古文詞有志於學久之又問道於余余時已踰耄矣竊嘗疑之魯文伯出學而歸自以爲成人矣及其母敬姜責以成王周公之道文伯乃始擇黃耄倪齒之人而嚴事之爲之引衽攘袂而親饋允恭之師我也晚而執禮也恭而我適耄也又太君者固卷卷其子之師友者也當是舉也豈太君使之然耶至是太君年八十矣其子輩子錫甫允斌甫者若干人將請予言以壽太君噫文伯之母傳數千年者無他也在成其子謹擇師取友而已矣誠若是將何物以擬太君壽耶

報恩臥佛寺德性住持序

蘇郡有報恩臥佛寺建始於吳燬於唐錢氏有國卽故址而新之寺有塔起於梁高十二層前釋迦殿後爲臥佛閣建炎之難亦燬爲燼元豐重建所存者九層卽蘇文忠公捨銅龜以藏舍利者是也在蘇城之北故俗呼爲北寺云寺有五院爲浙右名藍其塔後望天目前矚太湖東南巨鎭也正德壬申夏閏五月復燬於火相傳火光從東南飛入塔中須臾塔燼殿閣亦燼所存止大士一院刼數也嘉靖甲子鄉之諸大夫士民始圖興復旣乃延請爲衆所信禪僧性空

及化主潘恩俞賓誓於佛前鋭意修舉前後共得施
金若干太府蔡侯助以揀剩方磚若干衆益競勸工
費易集至隆慶己巳九層規制煥然復新前後殿閣
漸有修復之機時蔡侯方育才興化延予至蘇與諸
士友談學助成絃歌之政衆謂塔功落成周望遐覽
可以盡東南之勝乃相期蔡侯別駕邵君司理張君
同往觀之予先至乘輿先登抵第八層極目覽望形
神恍恍在霄漢外復下坐院中以待諸公之至已而
先後報至齋畢復從諸公登至第八層予曰最上一
層留以相待諸公極目已盡大觀不須更上也予復

謂昔賢譏對塔說相輪今諸君身已至塔中所未盡者最上一層耳去相輪不遠則何如因相與一笑蔡侯謂予曰先生年逾七十半餉間兩度登塔而神不勞體不倦亦有道乎予曰昔嘗從陽明先師遊登香爐峰至降仙臺絕頂發浩歌聲振林麓衆方氣喘不能從請問登山之法師曰登山即是學人之一身魂與魄而已神魂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雖登千仞之山面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速之想徐步輕舉耳不聞履革之聲是謂以魂載魄不知學之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履聲鏗然如石委地是謂以

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魄載魂則體墜而神滯予以登山之法登塔故庶幾似之若是夫既即此是學一切應感之迹亦若是而已下復相與坐院中衆僧胡跪請曰本山舊有住持擇行僧通教典者主之焚修接衆總理諸務一寺之綱紀也寺廢住持亦隨以廢今寺將興復不可無人以主其事予因贊之蔡侯以爲然盡呼寺僧數十人列跪階下目而擇之衆中得一僧氣貌殊衆詢其名曰德性果爲衆所推服立以住持委之觀者咸服以爲神衆僧欲假重於予且欲聞所以住持之義復乞予一言以爲左券予

曰住持之名亦豈易稱循名稽實義不虛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佛也教典言之㞋也焚修衆務節之末也得予所謂䰟載魄之説始可以爲住持也已未達爲之解曰夫所謂圓覺者神之䰟也教典衆務魄之應迹謂之塵勞而主之者神也能以神用則䰟常勝魄終日順應而恒廓然是謂背塵合覺一爲應迹所纏塵勞所勝則䰟滯於魄終日擾擾而恒瞑然是謂背覺合塵背覺合塵者凡夫也背塵合覺者羅漢也無背無合超然平等無知而無

不知者佛也更有最上一乘是謂妙覺非言思之所及也德性既任住持不可不通其義譬之登塔當以修行爲第一步日親教典日事焚修日勤衆務不可以爲卮言末節而忽之第一步行得穩實便是入圓覺之路頭由凡夫可進於羅漢由羅漢可入於佛乘雖八層九層以達於相輪可以馴至樹教基續慧命振法門可不待外求而得始無忝大衆之綱紀始不負上人擇任之盛心也書以勉之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四終